

长篇报告文学

夏
真著

生命之歌

长篇报告文学

生命之歌

夏真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 新登字第 4 号

封面题字 刘 枫
责任编辑 汪逸芳
封面设计 梁 珊
责任校对 王蓉蓉

生命之歌

夏 真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8000 印数 0001—50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780-9/I·722 定 价: 6.80 元

生命的价值有两种，
一种是燃烧，
一种是腐烂。

序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李泽民

刘玲英同志，是我省云和县一个普通的农村信用社青年女职工。她在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到歹徒抢劫的紧要关头，不畏强暴，身负三十一刀，誓死保护金库。她的英雄事迹，震动了浙江大地。党组织关注这位英雄，人民敬重这位英雄。今年4月以来，一个学习刘玲英的活动，在全省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中兴起和扩展。女作家夏真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歌》的出版，将会激发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学习刘玲英。

究竟是刘玲英的哪些闪光点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好评？我认为是她的感人事迹，更是支撑刘玲英行为

的那种精神动力。她在持刀歹徒滥施淫威之际，无所畏惧地保护住金库的钥匙；她在平凡岗位上尽心尽力，为山区人民服务；她在金钱面前公私分明，从不侵占公家一丝一毫利益；她在成名之后依旧朴实无华，依旧走在普通劳动者的行列之中……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朴素的认识——“敬业奉献、无私无畏”。这是刘玲英的最感人之处。

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揭示了深刻的人生真谛，他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从刘玲英身上，又一次看到“无私”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动力。同时也看到，我们的青年一代是有希望的，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是一定可以由新一代人继承下去，发扬光大的。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好条件，注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在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譬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社会公德和社会风气等方面的消极现象，等等。党中央要求我们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倡导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以高尚的精神塑造“四有”新人。刘玲英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了榜样。

在学习宣传刘玲英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文艺工作者踊跃奔赴刘玲英工作生活的地方，进行深入的采访调查，撰写和摄制了新闻报道、图书、画册、电视剧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充分发挥了鼓舞、激励人们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改革开放的作用。最近，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浙江省作家协会的组织下，夏真同志又写作了这部报告文学。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刘玲英从一个普通职工成长为英雄的人生过程，展示了刘玲英高尚的思想品格与价值取向；广泛地描写了以刘玲英为代表的一批身居平凡岗位却闪烁着思想光彩的普通劳动者群体形象；反映了刘玲英英雄事迹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学习刘玲英活动所涌现的动人事迹。作品主

题鲜明，促人深思，催人奋进，富有艺术感染力。

学习刘玲英，已经产生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希望全省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开展这一学习活动，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英雄“敬业奉献、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胸怀壮志，脚踏实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1994年11月

第一章 瞬间与永恒

一、十分钟，惊心动魄的壮烈

1993年12月22日。农历冬至。

这一天，是不平凡的一天。

天阴阴的，太阳虽然白晃晃地升起来，却没有一丝暖气。风特别尖，吹在脸上，刀割一般疼。背阴的河面，竟硬邦邦地结了一层冰，顽皮的孩子连着往河面上丢石子，石子哧溜溜地滑冰似的溜出好几丈远……

寒流来了。寒流正袭击着浙南大地。

刘玲英一大早就起来了。她是云和县云和镇信用社局村分社的营业员。昨晚到县城来办事，住在妹妹凤英家里。一起来，她就感到冷。于是她把新买的一直舍不得穿的皮茄克穿上了，但还是冷。这天！

“这几天要过年了，特别乱，下面老出事。”刘玲英说。

“什么事？”

“翻车。昨天还翻了一辆。”

妹妹凤英好长时间看着姐姐，心里有几分担忧。

“今天你坐车子时要注意点。”

“我？”刘玲英笑着，毫不在乎地摇了摇头，“我不怕。”

姐妹俩长得很像，都属于娇小型，只是性格大不一样，妹子有点娇气，而做姐姐的则很刚烈。小时候，看到有男孩子欺负女孩子，她就打抱不平，冲上去跟男孩子打架。打输了，被打倒在地上，爬起来，还打。

但是做妹妹的还是不放心，她执意要送姐姐上车。

刘玲英先到县农业银行办事。调换好三百多元破损的纸币，领了一大包存取款传票，又请示了关于年底做帐的几个细节。然后，姐妹俩一起到菜场去买了好几包熟食：烤鸡、牛肉干、猪肝，最后，还捎上三十斤米。局村，这个离县城十公里的小山村，依山傍水，前几年，因为瓯江造了石塘电站，村子被水库分隔成三小块，再加上人员外迁和移民，使原来热闹的山村显得冷清了起来。以至人们常常不得不从县城带点东西去改善伙食。

做妹妹的帮着将东西全拎上了“天目山”。“天目山”型号的小中巴，是这个县城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沿街停了一长溜。

“当心点。”她最后瞥了一眼姐姐紧紧攥着的那个小包，小包被传票塞得鼓鼓囊囊的，以至不时有人瞟上几眼。

“放心。”刘玲英冲她笑笑。还是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门嘭的一声关上了。“天目山”摇摇晃晃地向前摇去。

刘玲英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严峻的考验正在前面等

着她，她的生命之车正在向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驶去。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个长着一双阴冷冷的眼睛的年轻男人也跳上了一辆“天目山”，两辆车几乎紧紧相随着驶向局村。

当刘玲英走进局村信用分社的大铁门时，这双阴冷的眼睛潜伏到信用社对面水牛岗上的竹林中，密切地注视着信用社里人们的一举一动。他的口袋里藏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信用社负责人林卫海首先迎了出来，帮着刘玲英将大包小包拎进屋去。

“什么好东西？买了这么多。”

林卫海和她打趣。这信用社就他俩，平时相处得挺不错。

“全是好吃的。今天，我请你一起过冬至节。”

“冬至大如年”，这是老规矩了。

林卫海急着要走，他必须到县城去，为了收一笔贷款。他交接完工作就走了。

对面山上的那个男人看着他乘上了“天目山”离去，开始悄悄地往信用社方向移动……

没有人注意到那片不安地骚动着的竹林。有几只鸟儿被惊起，突然从树梢跃起，扑棱棱地飞向天边……

这时的信用社已经繁忙起来。

别看这小小的信用社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早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村信用社，是农民的“财神爷”。仅局村信用分社，就管辖着三个行政村，一千六百人，七百八十四亩耕地面积。农民买化肥、买种苗、搞加工、养牛养鸡养鸭……都到这里借贷。

刘玲英投入了紧张之中。一笔业务。又一笔业务。又是一笔。又是一笔……

罪恶的身影还在移动，移动，已经移到了信用社的围墙旁边。那是一堵仅一人高的砖墙，石灰斑驳。他趁着马路上没人，准备攀越……

就在这时——

“玲英，玲英。”又一个农民大着嗓门走进了信用社。“我要取笔款子。”

那个男人赶紧缩回脚，又躲到了竹林之中。竹林摇曳了一阵，又复归平静。只有围墙上留下被男人旅游鞋蹬过的隐约痕迹，泥土沙沙地落到了墙根。

将近11点钟，第九笔业务结束了。围在一起的农民都办完事走了，信用社空闲了下来。刘玲英像往常一样，开始抓紧时间清理帐目。她一边看帐本，一边打着算盘，她的算盘打得挺好，僻远乡村没有电脑，打算盘是信用社业务人员的基本功。

就在这个时候，罪恶的身影绕过围墙悄悄地逼近了大门口。他正要进门，突然差点撞在一个跌跌撞撞摸进来的老

婆婆身上。他赶紧闪开，躲在一边。

来的是刘玲英的老母亲，平时，刘玲英都是自己起火，这几天年终结算，母亲就跑过来帮忙弄饭备菜。她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又加上耳背，这使她对这个差点撞上的男人并不在意。大概又是哪个来借贷的农民，她想。

“英。”她喊，“英，中午这萝卜是切块还是切片？”

“噢。”玲英只顾埋头做报表，答非所问地应了一声。

老母亲司空见惯，知道女儿拿起报表来天塌下来也不管。于是不再问，自管自地摸索着又走了出去。

她还是没有发觉那个闪在一边的男人。

“我只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男人的身影。”——后来，她痛悔万分地对公安局刑侦人员说，“唉，我怎么会想到他是来杀我女儿的呢！”

刘玲英还在全神贯注地做报表。报表其实前几天已经忙好了，但有几个地方填得不够确切，是铅笔填的，今天，她在镇信用社问实了，正在重新用钢笔描上去。

11点钟了。

突然——

“吱嘎”一声，大铁门被人拉上了。刘玲英顿觉异常，迅速地抬起头来，一边快速地锁上了办公桌的抽屉。

“谁？”她警觉地问。

一个手持尖刀的歹徒已闯到了她的背后。

“不好，有人抢劫！”

刘玲英来不及多想，伸手一拉羊毛衣领子，把一串钥匙

藏进了内衣的夹层。

歹徒眼露凶光，手中的尖刀在刘玲英的眼前比划着：

“快把库房钥匙和钱交出来！”

大门，被关上了。马路上，没有人。刘玲英顿觉事态严重。

“没有。我这里没有。”

她护着身后的办公桌，与歹徒对峙着。不，不能让歹徒得逞，金库的保险柜里还有五千多元的现金和大量的票据。

歹徒见状，立即扑了上来，左手弯臂勒住刘玲英的颈脖，右手将刀尖顶在刘玲英的腰部，压低嗓门恶狠狠地威胁：

“快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刘玲英被勒得透不过气来，她挣扎着，说不出话来，她只是坚决地摇头，更努力地挣扎着……终于，她挣扎着喊出了一声：“来人哪！……”

这一声求援没有人听见。局村信用分社地处局村村端，两旁原有的工厂都已停工，不远处的供销社门口，本来常常有晒太阳的、聊天的，然而，那几天，正放着一部热门片子《公关小姐》，10时40分，电视连续剧开始，人们都进屋去了。

歹徒一惊，怕被人发觉，用臂弯更紧地勒住刘玲英的喉咙，把她往后门拖去。

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面对一个年轻男人，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体重不过四十五公斤的刘玲英，哪里是他的对手！她奋力挣扎着，反抗着，办公桌被撞翻了，电话机被拖翻了，文具、杂物散落了一地……

“快把钥匙交出来!”歹徒将尖刀更紧地顶着她的腰。刀尖已经划破了她的皮茄克,只隔着一层羊毛衫了。

“没有!就是没有!”
还是这句话。

凶残的歹徒猛一使劲,锋利的刀子刺进了刘玲英的右腰部。

刘玲英惨叫一声。鲜血顿时泉水似的顺刀溢出,溅落在营业室的地上。很快,形成一小摊。

她紧紧抓着门柜的手松开了,歹徒趁势将她拖出后门,拖到侧屋的门口。

这里,后面是厨房,前面是卧房,与大马路相隔两堵墙,即使刘玲英能大声呼救,路人也听不到了。形势变得更加险恶。

歹徒扬起带血的尖刀,这次,对准了她的脸:

“交不交钥匙?不交,你这张脸就见不得人了。”

倔强的刘玲英愤怒地瞪着他:

“没有,就是没有!”

歹徒恼羞成怒,灭绝天良地举起尖刀朝着刘玲英的脸部乱刺……

“交不交?交不交?交不交?”

一刀、两刀、三刀……五刀……七刀……

右耳道被割成了两半,耳轮被切了两刀,嘴角被刀刃豁开了一个大口子,颈部的动脉分支被割断……

九刀……十刀……

一张清清秀秀的脸已经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接连接连的疼痛!接连接连的血!青春的热血喷射着,

喷射到墙上、窗上，一米多高。

“交不交钥匙？再不交，我挖掉你的眼睛！”

歹徒身上都是血，血腥味使他疯狂得像头恶狼，他挥动着滴血的尖刀低声咆哮。他渴望征服她，只有征服她，才能填补他内心的恐慌和虚弱。

钥匙？不，这再不仅仅是一把钥匙！

正义和邪恶，较量着。

刘玲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剧痛！令人难以想象的剧痛。但她的神志依然清醒。

不交！绝不交！

依然倔强地摇头，依然用她愤怒的眼睛瞪视着。

歹徒疯狂了。他万万想不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子竟如此顽强！他丧心病狂，竟举起尖刀，恶狠狠地向刘玲英的右眼角扎了过去。

刀子，扎进了眼眶，眼珠被残忍地挑了出来！

顿时，刘玲英眼前一黑，疼得昏了过去……

歹徒见拿不到钥匙，只好操起放在后窗台上的一把斧头，回到营业室去砸柜台的锁。

嘭！嘭嘭！嘭嘭嘭嘭！

昏迷中的刘玲英被砸锁声惊醒了。她挣扎着，想爬起来，想叫喊……

“抓……坏……人……”

她竭尽全力，竭尽生命，又喊出了微弱而顽强的一声。

听到喊声，杀红了眼的歹徒颤栗了一下，又回转身来，举起斧头砸向刘玲英的头部。

刘玲英惨叫一声，再次昏死了过去。血，汩汩地流着，

流进屋檐沟，整条沟都被染红了。

……

歹徒从已被劈开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抓起一把现金，仓皇往后山逃去……

库房的铁门岿然未动。

此时此刻，正是11时10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前后不过短短的十分钟。十分钟，在生命的长河里，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而这短暂的瞬间，却奏出了生命的永恒之歌！

时隔半年，我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重访现场，水库边这座青砖灰瓦，普普通通的小楼已经关闭了。打开大门，迎面依然是一个曲尺柜台，往右拐，就是吃饭间，这是搏斗的现场，地上、门边、墙上、窗柜上，喷溅的斑斑血迹虽已变成了锈色，但依然清晰可见，有的足有一人多高……

当我用手指轻轻地剝下其中的一抹斑痕时，我的心被震撼了……

那一份惊心动魄！那一份凛然正气！那一份触目惊心！那一份悲壮惨烈！我们，有勇气承受吗？

墙上，挂着一本彩色的日历，日历依然翻卷在那一页：1993年12月22日。

冬至。

我在日历前伫立良久。屏声静气。

冬至。这一天恰好是冬至。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冬至，是神圣的一天。它意味着，一年中最长的一个寒夜到此为止，意味着充满阳光的白天将由此一日比一日久长。它是一个分水岭——一个充满着